

石屋清珙禅师行状

石屋禅师者，讳清珙，虞山人也，宋咸淳壬申生于温姓。生之夜，光贯北垣，其室异香，经旬不散。珙幼断酒肉，素质清癯，而精神宥密。六经杂史一览即不顾。于佛经，如获故物，乃尽弃其所有。为大僧，翩然逸举，择人而见。

首参高峰妙禅师。妙公曰：“新戒来须何事？”珙曰：“生死事大，乞施大法。”公曰：“我本无法，说甚小大。”珙乃服勤三年，不契。妙公曰：“温有瞎驴，淮有及庵，宜往见之。”

珙直走见及庵。路闻及庵多慢侮，罢废参议，不以禅流为事，大有名者辄遭删削。珙疑之，然心信妙公之指。如不相当，则走温未迟也。

乃至建阳西峰，通谒及庵。及庵袒襟危坐，受珙展拜，遂问珙曰：“区区逐日，何所用心。”珙对曰：“以万法归一为本参。”及庵诃曰：“甚么害热病的，教你参者死句。”珙悚然罔措。及庵曰：“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急走过，作么生会？”珙拟对之，及庵蓦起厉声曰：“这个亦是死句。”便入寝室。

珙罔措。乃坚依座下。久之，及庵复理前话诘珙。珙对曰：“上马见路。”及庵又诃曰：“在此多年，犹作怎么见解？”珙愤以为及庵卖己，因背弃去。及庵笑曰：“珙即回也。”

珙于途中，忽见风亭，乃急趋回，举似及庵曰：“有佛处不得住，亦是死句。无佛处急走过，亦是死句。清珙今日会得活句了也。”及庵曰：“作么生会？”珙曰：“清明时节雨初晴，黄鹂枝上分明语。”及庵肯之。

于是出入吴越，激扬禅社，广结般若缘。偶登霞雾山，喜之，遂构草庵，号曰天湖。趋风者日众。珙频作山居偈颂示之。爱之者以为章句精丽，如岩泉夜响，玉磬晨鸣云。

嘉禾当湖新创福源禅刹，尽礼致珙。珙不起。平山林禅师作契聪排闥图柬珙。珙慨曰：“林兄不容吾高卧也。”于是自携竹笠，飘然而来福源，乃勇于临众，不期纲宗大振，围绕座下多诸有道，七年间，子为法忘躯，丛林丰盛，如西天那烂陀寺。

有贵人入寺饭僧，见珙布衲萧萧，疑为矫饰。窃视方丈，棕拂道具外，空徒四壁而已。贵人大异，乃私问寺主曰：“和尚人天知识，何枯淡若此耶？殆非吾辈之所堪矣。”寺方曰：“然吾师原俭于自奉，施者虽多，有即散之。常诫吾常，莫贪甘暖，免偿宿债。”贵人感悟，归散家财而隐。

有诏征珙，珙坚以疾辞。乃降金襴法衣赐之。人以为荣。珙叹曰：“吾少壮时，犹不如人，况今形之不逮矣。忍将名字，劳倦人间世乎！”

乃上堂曰：“卸却顶上铁枷，扬下手中木杓。合眼跳过黄河，腾身冲开碧落。狮子踢倒玉栏干，象王摆坏黄金索。白云兮处处相逢，青山兮步步踏着。”喝一喝云：“举头天外看，谁是个般人？”便弃福源，归天湖。

嘉禾公牋互至，珙作偈答之，有“老拙背时酬应懒，不能从命出烟霞”之句。珙年八十有一，行不倚杖，坐不施褥，灯下书字如粟。尝与客夜话，将达旦，客谢息。珙笑曰：“后生辈精神乃尔，安足谋道耶！”

俄告寂，门人请命后事。珙引声曰：

“青山不着臭尸骸，死了何须掘土埋。

顾我也无三昧火，光前绝后一堆柴。”

已而吉祥化去，火后舍利，五色莫计，塔于天湖。时至正壬辰孟秋也。谥曰佛慈慧照禅师。高丽王仰珙德化，且感异梦，请旨移文江浙，分舍利，归国祀之。